

Einfache Formen

简单的形式

Sage

圣徒传说

Memorable

传说

Legende

神话

Rätsel

谜语

Witz

格言

Mythe

案例

Kasus

回忆录

Spruch

童话

Märchen

笑话

「简单的形式 / Einfache Formen

圣徒传说 / Legende

传说 / Sage

神话 / Mythe

谜语 / Rätsel

格言 / Spruch

案例 / Kasus

回忆录 / Memorabile

童话 / Märchen

笑话 / Witz

[德] 安德烈·约勒斯 著  
户晓辉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单的形式：圣徒传说、传说、神话、谜语、格言、  
案例、回忆录、童话、笑话/ (德)安德烈·约勒斯著；  
户晓辉译.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545-4733-5

I. ①简… II. ①安… ②户… III. ①民间文学-文  
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2770号

书 名	简单的形式：圣徒传说、传说、神话、谜语、格言、案例、回忆录、童话、笑话
作 者	安德烈·约勒斯（德国）
译 者	户晓辉
策 划	王斌贤 郝建国
责任编辑	马海霞
封面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a href="http://www.hbep.com">http://www.hbep.com</a>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4733-5
定 价	68.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第2版前言

1929年,《简单的形式》第一版在哈勒(尼迈尔)出版。当时是莱比锡萨克森研究所——即由科尔夫(H. A. Korff)领导的新语文学研究所的新日耳曼学第二研究室系列出版物的第二卷。该书第二版基本上是第一版原封不动的重印。我们必须对正文和个别实例略加更正,但这绝不触及本书的内容。约勒斯的女继承人、出版社和编者一致同意,让本书的整体成就、表述风格和作者的个人特色一仍其旧。

要理解简单的形式,需要熟悉并且深入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的那些有关简单形式的讨论<sup>①</sup>。因为其中除了有对本书的认可之外,还有批评性的异议。

约勒斯的这一观点受到了特别关注和抨击,即简单的形式“可以说无须借助于诗人而在语言中自行出现、从语言中自行获得”(约勒斯,《简单的形式》,第8页<sup>②</sup>)。人们说,这是语言的一种虚假的“独立”。约勒斯不仅否定了诗人,也否定了以匿名的方式产生的民间文学创作。他把简单的形式托付给了语言、“创造女神”和“精神活动”,

---

① 参见本书“附录”。

② 指德文版页码,下同。——译注

以及“忙于为语言效力并给语言拉来原始艺术品的板块和素材的精神”[克伦佩勒 (Klemperer), 第 405 页]。

约勒斯认为简单的形式在语言中自行出现并自行获得的观点,可以追溯到雅各布·格林的类似看法。格林区分了艺术诗与自然诗。在他看来,艺术诗是由诗人做出的“配制品”。反之,他把自然诗理解为一种“由自身造成的东西”(Sich-von-selbst-machen)。因此,在约勒斯的著作中,自然诗就是简单的形式:圣徒传说、传说、神话、谜语、格言、案例、回忆录、童话、笑话。艺术诗就是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史诗、长篇小说、戏剧、传奇故事<sup>①</sup>

---

<sup>①</sup> 传奇故事 (Novelle), 旧译“中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 源自中世纪的意大利, 原指“新鲜事、新闻”“传闻逸事”, 后来特指结构严谨、篇幅适中、以一个新奇事件或传奇事件为中心的散文体或诗体的叙事作品, 常具有框形结构, 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这种体裁在德国浪漫派作家手中得到新的发展并在 18 世纪、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达到全盛期。正如杨武能所指出, “Novelle 是个在汉语里没有完全贴切的对应词的文学学术语, 是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作品, 相当于我们说的中篇或短篇小说, 但与 Roman 的区别不表现于篇幅的长短, 实有本质的差异”(参见杨武能《从 Novelle 看浪漫派》, 《外国文学评论》1993 年第 2 期)。关于这个术语的译法, 译者专门请教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李永平先生和叶隽先生。前者认为可将中世纪的这种体裁译为“传奇故事”, 将中世纪之后的现代体裁译为“中短篇小说”, 后者建议“将其直接译为诺苇乐, 音译, 这样可凸显原意”。胡其鼎认为把这个词译为“中篇小说”不妥, 应该译为“新奇故事”(参见[瑞士]埃米尔·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 胡其鼎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译本序”); 约勒斯讨论的主要是中世纪的这种体裁, 并且认为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不同于作为简单形式的童话, 因此, 译者统一译为“传奇故事”(当时还没有“小说”)。沃尔夫冈·凯塞尔也曾指出: “正如文学史所指出的, 这种本身不断实现的形式(在这方面薄伽丘的《十日谈》扮演了伟大的范例和鼓动者的角色), 叫做‘短篇小说’(Novelle)。这个名词本身指示叙述的性质, 而不是指出一个形态。至于它如何地不固定, 今天仍然显露出它在英文和西班牙文中[novel, novela(长篇小说)]指的是另外的形式, 不同于意大利文、德文、法文[novella, Novelle, nouvelle(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在早期中这个关系还包括其他的形式, 例如童话; 就是《十日谈》中故事不全属于短篇小说的形式([瑞士]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 文艺学引论》, 陈铨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 第 468—469 页)。——译注

等等。在《简单的形式》第 183 页以下和第 195 页，约勒斯已经根据格林兄弟与阿尔尼姆的通信阐明了他用“在语言中自行发生、从语言中自行获得、由自身造成”想表达的意思。

他根本没有让语言独立。当约勒斯把语言与诗人、把“由自身造成的东西”与由某人“配制”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时，这首先是由方法决定的，为的是突出简单形式与艺术形式的差异。其次，这也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即有一种语言现象促成了简单形式的形成，这种现象既不明显取决于某个诗人或某个具有其他语言天赋的人，也不取决于多数人（民众），而是似乎处在诗人或民众之上，尽管它作为语言现象也需要人来充当中介。无论如何，语言的本性是，语言的组成部分和语词能够在某些前提之下变成意指世界的形象。这些形象包含着萌芽或核，也就是某个简单形式的本源，并且能够进一步发展为艺术形式。简单形式的萌芽或核是一种具体的语言结构，它自身不可改变。它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展现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它本身却一直保持不变。

正如约勒斯在“古代的意义场”（Antike Bedeutungsfelder, PBB 48, 第 106/107 页）中依据 *πατήρ υἱός*（父—子）探讨传说和萨迦时表明的那样，语词从符号向形象的过渡发生在意义场之中。他写道：“当 *πατήρ υἱός* 组合出现时，它就构成了一个划分为各个部分的统一体，确切地说，一个通常可能是战士、丈夫或者有名有姓等等的男子，但

在这里却只与某个由他生育的男性继承人有关，与此同时，另一个男子，就他可能是许多其他角色而言，却作为继承人唯独与他的生身父亲产生了关联。这个组合的成员整个融合为更高级别的一个意义单位：我们可以把这个意义单位称为某种家族制度和继承人制度的基础。”这种家族制度和继承人制度又出现在传说的简单形式和萨迦的艺术形式之中（参见《简单的形式》，第58页）。正如相关的论述所说，它制约着“冰岛人萨迦<sup>①</sup>的内在结构”。

由此可见，约勒斯有关简单形式在语言中的自行发生或自行获得的想法，他在《简单的形式》一书第9—18页的标题“作为劳作的语言”之下，以及在论述童话这种简单形式时已根据格林兄弟与阿尔尼姆的通信做了概述。连雅各布·格林都已经认识到童话中有一种“东西”，“即使被别人用别的话语叙述出来，也能完全保持不变”（《简单的形式》，第187页，第195页以下）。

这里无法进一步探讨意义场问题，也无法详细说明关于语言概念的各种观点，但至少必须说，存在着更多种类的意义场。约勒斯对意义场的直观与伊普森（Ipsen）的意义场概念最为接近〔参见“语言学的状况和任务”（Stand und Aufgaben der Sprachwissenschaft），见《威廉·施特赖特贝格纪念文集》（Festschrift f. Wilhelm Streitberg, Heidel-

---

<sup>①</sup> 冰岛人萨迦（Islendingasaga），相传作者为斯图拉·索尔达松（Sturla Thordarson）。——译注

berg 1924), 第 225 页; ZfDk, 1932, 第 I 卷, 第 14 页]。在此期间, 有更多的著述论述了语言 (意义场) 与文学的关系, 笔者关于法国中世纪文学中的简单形式——圣徒传说与艺术形式——言行录<sup>①</sup>的研究发表于《动词、动词的行为方式和体》(Verbum, Aktionsart und Aspekt), 见《由忠实的骑士撰写的巴亚尔绅士的传记》(Histoire du Seigneur de Bayart par le Loyal Serviteur, Halle/Saale 1936 = Beih. zur Zeitschr. f. Rom. Phil.), 第 87 期, 第 30—59 页和第 174 页。在这篇论文的这一节中, 把名字提升为名声被看作圣徒传说这种简单形式的具体语言结构,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意义场。也就是说: 雅克·德·拉兰<sup>②</sup> (布西科, 巴亚尔) 以高尚而无畏的行为使骑士们和民众提到并一再重新呼唤他的名字, 人们指出他值得仿效。我们也可以说: 当拉兰做出了高尚而无畏的行为并由此表明了他的精明强干时, 每次就自动出现并响起了“拉兰”这个名字。这种名声 (remon 或 renommée) 自动形成, 它围绕着骑士 (Preux) 雅克·德·拉兰并以这个名字和事迹赞美雅克·德·拉兰。

针对法国的骑士, 我们可以列举德国中世纪的骑士, 如格茨·冯·贝利欣根 (Götz von Berlichingen)、弗朗茨·冯·

---

① 原文为法文: Livre des faits, 或译“传记”, 这里按字面意思译出。——译注

② 雅克·德·拉兰 (Jaques de Lalaing), 15 世纪沃伦 (Walloon) 的著名骑士。——译注

西金根 (Franz von Sickingen)、乌尔里希·冯·胡滕 (Ulrich von Hutten)、弗洛里安·盖尔 (Florian Geyer)。如今，劳动英雄、运动员英雄也被看作“骑士”意义上的英雄。

或者考察以这种具体语言结构形式出现的鸟名的意义场：阳性类名 + 阴性类名作为对偶词组成为神话这种简单形式的基础，在神话世界里，它对应于作为生育对的一对鸟、一对人或一对神 [笔者，“法国古代抒情诗的起源” (Der Ursprung der altfranzösischen Lyrik, 大学教授资格论文, Jena 1955); 付印中]。

这两种标记都涉及语言中的事件：语词在具体的语言结构中冲出了意义层面而落入看法的层面，并且变成更高级别的一个意义单位。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依赖于语言共同体（民众—诗人）。但是，它们在现实中有对应的事件，由此把内在的语言结构转变为一个当前的文学形象，这个文学形象意指某个世界（参见《简单的形式》，第7页，第17页以下，第31页以下）。

我们自然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人，语言中的事件根本无法设想，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人通过言说引起了语言事件。举一个例子：在劳动英雄的形象中，在企业共同体中——或者当运动员在运动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时，都会自行出现从人向人物的提升。确切地说，这不仅涉及劳动者或运动员的最好成绩<sup>①</sup>，而且是把某人指定为劳动英

---

① 最好成绩 (Höchstleistung)，或译“破纪录”。——译注

雄和运动英雄或冠军。

然而，当语言领域不再被看作具有自身规律的客观有效的领域，而是被看作依赖于人这个主体及其思维、感觉和情感的领域时，这仅仅意味着立场的一种转移。当具体的语言结构被当前化为文学形象时，或者在劳动者或运动员取得最大成就并声名雀起的那一瞬间或一段时间里，这种观察方式就出现了。但即便在这时发生的事件在简单形式及其精神活动的意义上也是在或多或少没有被人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研究和认识简单形式的好处，恰恰是突出作为客体的文学形象并把它看作独立的整体。

正是这一点需要称之为“精神活动”或者是克伦佩勒（第405页）所说的“那种忙于为语言效力并给语言带来原始艺术品的板块和素材的精神”。

如约勒斯等人所说，被理解为精神的语言表现在各种“精神活动”中，其中每种活动都“塑造”“建构”“孕育”了各自的简单形式。所以，“精神活动”要理解的不是“精神的功能”[科默雷尔（Kommerell），第165页]或者“在心灵中一直完全要起决定作用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决定作用的现成之物，也不是心灵的主导素质和倾向或心灵的主要官能（*faculté maîtresse*）”（克伦佩勒，第405页），更不是克伦佩勒先前提到的那种可能“忙于”专题报告、参议院会议或购买便鞋的“精神”。正如眼下所见，这个术语选得不太成功，容易受到误解。我们必须把“精神活动”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客观效力。

约勒斯曾把“精神活动”恰当地描述如下：

不是人发现了古代，而是古代重新发现了人。古代重新体现出来。被视为精神的东西，一下子重新找到了一个形体。中世纪时，有时地狱幽灵在修女身上附体<sup>①</sup>，以使用借来的嘴宣布可怕的箴言或漫不经心的秽语，修女对这种不速之客并不比文艺复兴初期的人对占有他们内心并且此后在他们身上附体的精神更感到惊讶。这种精神根本不依赖于他们迄今为止的信念，独立地出现和行动，以致于他们事先是否知道它，甚至是否预料到它的现成存在，都完全无关紧要（薄伽丘就是这方面最恰当的例子）。风愿往哪里吹就往哪里吹<sup>②</sup>。（“德文版《十日谈》导言”，Insel Verlag Leipzig 1923，XLIII）

因此，“精神活动”这个术语就意味着人被圣徒传说、传说或神话等等的精神占据（occupatio）。正如我们今天还说，人或民众被这种或那种“精神潮流”、被这种或那种“精神引导”或“主宰”一样。精神活动这个概念就是解释这种社会生活的一种尝试或可能性 [参见“精神活动概念”

---

① 这里的“幽灵”和“精神”都是同一个词：Geist。——译注

② 原文为拉丁语：Spiritus flat ubi vult，出自《新约·约翰福音》第3章第8节。这里的Spiritus既有“风”“呼吸”的意思，也有“精神”“灵魂”的意思。——译注

(Begriff Geistesbeschäftigung), 第240页以下]。

即使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人或社会制约着各自的现实世界和诗性世界赖以实现并表现其多样性的精神和规律。人被一种全能的精神“主宰”，这与人的自由和尊严不相一致。但是，正如上一页同样肯定已经回答过的那样，当这里强调与客体对立的主体时，只是发生了立场的一种转移。然而，形态学作为语言形态和文学形态的学说，其旨趣即使不要求把语言形态和文学形态理解并解释为独立的形象，至少也需要主体（人）与客体（形态）之间有一种中介——这当然一直是就人而言。我们从来不能把简单的形式、艺术形式、艺术作品与人分开。

当我们说精神活动把简单的形式作为现实的或当前的简单形式创造出来时，这绝非“神秘事件”（克伦佩勒，第408页）。形态学方法在这里伸入了哲学领域。它提出了辨别语言形态和文学形态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形态被人当作客体加以摆放或对立起来，由此发现并“得知”了它们的规律和序列，正如文学形式的形态结构始于某种“基础”——就是具体的语言结构——一样。这种简单的形式或“基础”（雅各布·格林也会说这种“东西”），意味着当前化的简单形式或艺术形式随时面临超越性或可能性，尽管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当前的”。

当前的或现实的简单形式自然最让人感兴趣和喜欢：

圣乔治<sup>①</sup>的生平，雅克·德·拉兰骑士先生的言行录<sup>②</sup>，关于赛跑运动员奥托·佩尔策<sup>③</sup>“激战的一生”<sup>④</sup>的书，或者关于舒尔<sup>⑤</sup>的新闻报道，吉斯拉萨迦（Gislasaga），关于奥尔良的姑娘<sup>⑥</sup>的神话，关于穿皮靴的雄猫的童话等等，民众或诗人以其虔诚的心情、想象力、激情和幻想参与了它们的“当前化”。如果约勒斯没有对此加以适当的提及或者根本没有稍加提及，那也仅仅是因为他的任务不是要研究当前的简单形式或单个的艺术形式。这里在阐述简单形式时所忽略的东西，必须在研究某种简单形式的专著中通过描述单个艺术形式来加以弥补。在确定圣徒传说、传说、神话、谜语、格言、案例、回忆录、童话、笑话这些简单形式时，还是不得不大大加以简化，尤其不得不忽略所有人的参与。

这种形态学方法受到的责难是，它用形式规定和形态意义排除了一切由时间决定的和个体运动的东西，因而与某种历史的考察方式直接对立。

---

① 圣乔治（Heiliger Georg），约公元260年出生于巴勒斯坦，罗马骑兵军官，骁勇善战。他因试图阻止迪奥克莱提安皇帝治下对基督徒的迫害，在公元303年被杀。公元494年被教皇格拉修一世（Gelasius）封圣。圣乔治曾是英格兰、格鲁吉亚、莫斯科、加泰罗尼亚、马耳他、立陶宛、童子军运动、士兵和皮肤疾病的保护圣徒。——译注

② 原文为法文：le Livre des faits du bon chevalier Messire Jaques de Lalaing。——译注

③ 奥托·佩尔策（Otto Peltzer，1900—1970），德国中长跑运动员，曾多次刷新世界纪录。——译注

④ Berlin 1955。

⑤ 舒尔（Issai Schur，1875—1941），德国数学家。——译注

⑥ 奥尔良的姑娘（Jungfrau von Orléans），指法国著名女英雄圣女贞德（1412—1431），席勒曾写有悲剧《奥尔良的姑娘》。——译注

形态学方法——与其他任何方法一样——包含着一点，即它必须依次完成它的任务。当它要在简单的现象中发现并描述文学的形式和形态时，这并不意味着时间和地点的制约性以及由诗人塑造的艺术形式的个体差异对形态学方法来说就是多余的或毫无价值的。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情况恰好相反。文学科学的形态学只能研究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有个体灵活性的文学形象，即所谓现实的简单形式或艺术形式。否则，它就无法认识简单形式以及一般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的基础。简单的形式绝非没有血肉的精神构造。尽管有各种抽象，它们在直观中仍然是具体的语言结构，这些语言结构总是要当前化为大量变体。

但是，如果形态学方法要认识简单的形式，即一直不变的核心（具体的语言结构），它就不能同时描述文学形式在时间和地点上的制约性和个体的灵活性。对某个艺术作品在时间和地点上的制约性以及个体的多样性的研究，该由研究某个简单形式（圣徒传说、传说、神话等等）的历史的著作来做，例如，对中世纪与当代的圣徒传说这种简单形式的比较，正如约勒斯在他的论述中已经简要概述的那样。

但是，圣徒传说这种简单形式的历史或者对不同时代和不同诗人的简单形式的比较也会表明，尽管外在现象不同，但圣徒传说这种简单形式的核心始终不变。

约勒斯在《简单的形式》第19页说，我们不能再直截了当地把中世纪的圣徒传说当作范例来接受，而且必须提防过快地对从它那里得到的形象做概念上的评价，并由此

确定圣徒传说的整体可能性。他在第 30 页又继续写道：“如果我们看到了中世纪的相当大一部分世界，我们就会想详细证明，中世纪人的生活中这种到处都有的模仿<sup>①</sup>的精神活动储存在哪里，这种竞争对手<sup>②</sup>和形象<sup>③</sup>的精神活动绝不限于宗教生活。”

所以，本《前言》的作者已经查明了中世纪骑士团体的圣徒传说这种简单的形式，并且找出了骑士团体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对应现象（*Einzelheiten s. Beih. ZRP 87*，第 40—59 页，本书第 225 页）。重要的是首先认识到，所谓圣徒传说这种简单形式的具体的语言结构，在圣徒生平中与在言行录（*Livre des faits*）中被当前化的方式不同，但是，圣乔治、圣亚历克修斯（*Sankt Alexius*）、圣吉勒（*Saint Gilles*）等等与骑士罗兰（*Roland*）、奥利维尔（*Olivier*）、吉扬（*Guilhem*）、茹弗切尔（*Jouvencel*）、贝特朗·迪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布西科（*Boucicaut*）、雅克·德·拉兰（*Jacques de Lalaing*）、巴亚尔（*Bayart*）等等基本上相同。这些在十字军东征、百年战争和其他战役中为法国浴血奋战或者在比赛中取得巨大战绩并且在勇猛或力量上做出奇迹的英雄，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如今很像许多现代英雄或体育和体操冠军。约勒斯在《简单的形式》

---

① 原文为拉丁语：*imitatio*。——译注

② 原文为拉丁语：*aemuli*。——译注

③ 原文为拉丁语：*imagines*。——译注

第48页列出了：拉德马赫（Rademacher）、佩尔策（Peltzer）、努尔米（Nurmi）、苏珊·莱格伦（Suzanne Leglen）、蒂尔登·图内（Tilden Tuney）、登普西（Dempsey）、施梅林（Schmeling）、菲尔克特（Vierkötter）、埃德勒（Ederle）……我们可以补充：扎托佩克（Zatopek）、舒尔（Schur）、哈里·格拉斯（Harry Glaß）、奥西·赖歇特（Ossi Reichert）……所有这些人在各自的方面都值得效仿，他们是运动员们的路标和目标。“奇迹”（古法语、中古法语的 *miracle*, *merveille*）、“记录”、“最好成绩”这些概念，以及“*exemple*”（范例）、“*miroir*”（镜子）、“实例”、“榜样”、“镜子”，都与中世纪和现代的英雄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名字都处在一个平面上。它们都来自一个具体的语言结构：名字升级为名声。这种名声或声誉把他们的战绩和破纪录的消息传遍整个国家，而且如果这样的话，也一定会传遍全世界。在中世纪和当代出现的是同样的语词；即使它们并非同样的表达方式或语言表情，它们意指的仍然是同样的意思。

艺术形式、体育报道和报纸中的语言表达方式（语言表情）的差异从来不会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让我们看不出与具体的语言结构的联系。但是，其余一切东西，受时间制约的东西，诗人、著作家或记者和新闻工作者为艺术形式赋予的地方色彩和个体特征，都不能改变圣徒传说这种简单形式——或者有人还可以称之为另外的东西——整体所表明和具有的内在结构、表达方式或语言表情。

在如今健在的诗人或著作家、记者和新闻工作者中，在那些把大牌运动员和劳动英雄的名字挂在嘴上，赞美他们并且要求大家去效仿他们的老百姓中，没人会在这方面想起中世纪和当时的英雄。但是，当时“主宰”人们的那种“精神”，却还是一样的。否则就不会有语词的和语言表达方式的相似了。但是，这些人物活动在其中的“世界”则根本各不相同。我们也可以不说世界，而说社会形式：圣徒适用于中世纪的宗教团体，骑士英雄适用于中世纪的骑士团体，运动员英雄适用于现代体育球队，劳动英雄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团体。

因此，形态学方法即形式规定和形态意义的努力就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和辩护。它不是过时的事情，而是与其他方法并存的最活跃的、最贴近当前的科学方法。

如果要想概括关于这个简单形式的世界及其题材或“形态”的思想和认识并且为它提供依据，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精神史上，歌德在其自然科学研究著作中首次发现并演习了这种思想，又在论自然的著述中对它作了阐述。约勒斯的简单形式以及他借以宣告文学科学形态学方法的中心即形态和形态意义概念，是把歌德对自然产物的直观向精神产品的一种移用，这是一种还应该结出更多果实的直观。

形态学的最后一个概念即“语言表情”这个概念还存在争议。

据说，语言表情“由精神活动承载”（《简单的形式》，第220页），语言表情“以旋转在一起、拉扯在一起、挤压